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六十三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六十三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MC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中央大學圖書館藏

中國通志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三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粵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宜興王革

武進左丞校正

儲之一賢

東漢劉彊

劉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囚左右及諸王陳其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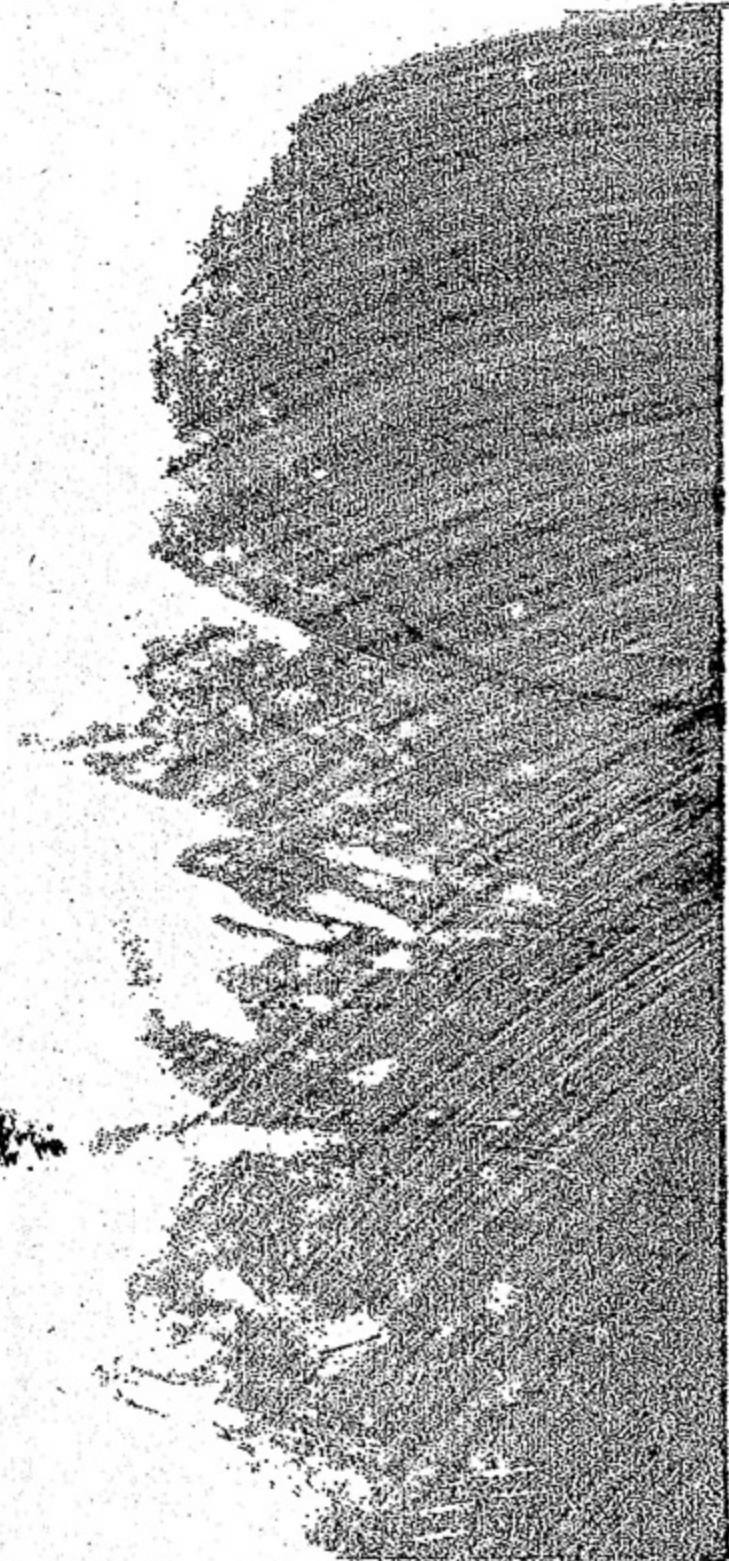
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疆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後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

唐李憲

李憲睿宗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平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平王爲太子以憲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實封至二千戶時太平公主有醜圖姚元崇宋璟白帝請出憲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銷釋陰計乃以司徒兼蒲州刺史進司空玄宗旣討定蕭王之難

進憲揚州大都督徙王寧開元十四年薨初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旣歸卽具樂縱飲擊毬鬪鷄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

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播時而有鵠鴿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後申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薨年六十三帝以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元甘麻刺

甘麻刺世祖嫡子裕宗之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
 邊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左右
 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
 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為
 肉糜親嘗而徧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
 國語講通鑑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
 于柳林之地率眾至朔州北還觀世祖于上京明年
 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
 移鎮北邊統領大祖四大斡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

更鑄晉王金印授之中書省臣言于世祖曰諸王皆
置傳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
內史世祖從之置內史府又明年世祖崩晉王聞訃
奔走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
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毋弟鐵木耳仁
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卽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元
貞六年王薨年四十子三人長也孫帖木兒王薨後
二十一年英宗遇弒也孫帖木兒以嗣晉王卽皇帝
位追尊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祔享大室又六
年文宗卽位乃毀其廟堂

儲之二 逆

宋劉劭

宋劉劭文帝長子也帝卽位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
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上代以來未有
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旣踐祚正妃生
紂至是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徃視之簪帽甚堅無
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乃後
惡焉改刀爲劭年六歲拜爲太子十二出居東宮納
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
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身長七尺四寸親覽宮

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貴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代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巫嚴道育本吳興人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王云道育通靈有異術王乃白上託六善蠶

求召入見許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並信惑之劭弟始興王濬素佞事劭與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預巫蠱事劭以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爲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以啓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閤人

詰讓劭曰臨賀公主言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聞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劭答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爲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脫介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濬答書曰奉令伏深

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時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媯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與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卽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今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旣適

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劾殺之劾密使人害天
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
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卽遣人收鸚鵡封藉其家
得劾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
於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
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詰責劾濬惶懼無辭
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道育變服爲尼
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執以自隨或出止張盱家江
夏王義恭自盱胎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常見典籍
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思遂所親覩劾雖所行失道

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口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
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
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
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霞
且雷上憂有竊發初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
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劾性黠而剛
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車駕出行劾入守使將白直
隊自隨甚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
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盱家有一
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

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斤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初帝頗以後事爲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人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旣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

者帝以其謀告濬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
劭劭因是異謀益急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
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
之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將至其月二十一日
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
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被甲召內
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計夜召前中庶子右
軍長史蕭斌夜呼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
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竝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
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柱明旦當行大事望相

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
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皆曰當竭
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
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罵駢淑曰事當克不淑曰
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
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恐可息左右引淑出口
此何事而云可罷詔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
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冕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
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詔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
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

不上劭命左右殺之空門既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
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衛云云物有所收討令後隊速
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
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燭
猶未滅直衛兵尚寢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落
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久閉兵入殺之劭進至
合殿中閣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
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見廢何不早
啓未及答卽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
江湛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帝亡細鎧杖主上天

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門入殺潘淑妃又
殺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
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卽僞位爲
書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
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
天下文武竝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一卯初使蕭斌作
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使改元爲太
初詔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
僧綽曰晉惠帝卽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
裁數十人劭便遽卽位卽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

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爲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侍中營道侯義恭爲征虜將軍晉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殷仲景爲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歛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黨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薄賦輕繇省諸遊費田苑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衛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

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等竝以宿恨下獄死以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竝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劭下書以中流起兵當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蕃將吏加三吳太守軍號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爲后世祖移檄州郡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司隸校尉殷冲掌綜文武符左衛將軍尹弘配衣軍旅蕭斌總

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
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
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
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劭謂爲然乃下
書一無所問濬及簫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
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
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
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
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
而觀釁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業不

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
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
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
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納疑朝廷
舊臣悉不爲已用厚接工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
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
參軍劭以其有將材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
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侯諸侯勤王耳我若守
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
軍慰勞將士親督柁水治船艦焚南岸驅百姓家悉

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義軍至新林
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四月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
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
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
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率
將士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克而秀歛軍遽
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
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爲流矢所
中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夏王義
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濟及蕭斌備守劭並焚京都

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二十五日義恭單
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過淮劭遣騎追討騎至
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
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
神像于宮內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
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
文罪狀世祖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太子百官
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
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殿中將軍燕欽
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崇之及誕前軍並至

曲阿劭于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栢岡方山埭以絕東軍于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副楊持德命使復航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無復綱紀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簫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子約詣闕請罪尋載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咨朱雀門總群帥直趣宣陽

門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並走還入殿世祖軍因而乘之即得俱入滅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鏐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羣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固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濬字休明將

產之夕有伏鳥鳴于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
興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嚴母潘淑妃有甚寵時六宮
無主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太祖甚留
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並以文
義性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
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_禍乃曲意事劭劭
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詰讓憂懼乃與劭共
爲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優
游外藩甚爲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兗於是復願還
朝廬陵王紹以疾患解揚州時江夏王義恭外鎮濬

謂州任自然歸已而上以授南譙王義宣意甚不悅
乃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
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宜遠出上以上流之
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濬時濬入朝遣還京爲行流處
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
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
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濬小
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
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
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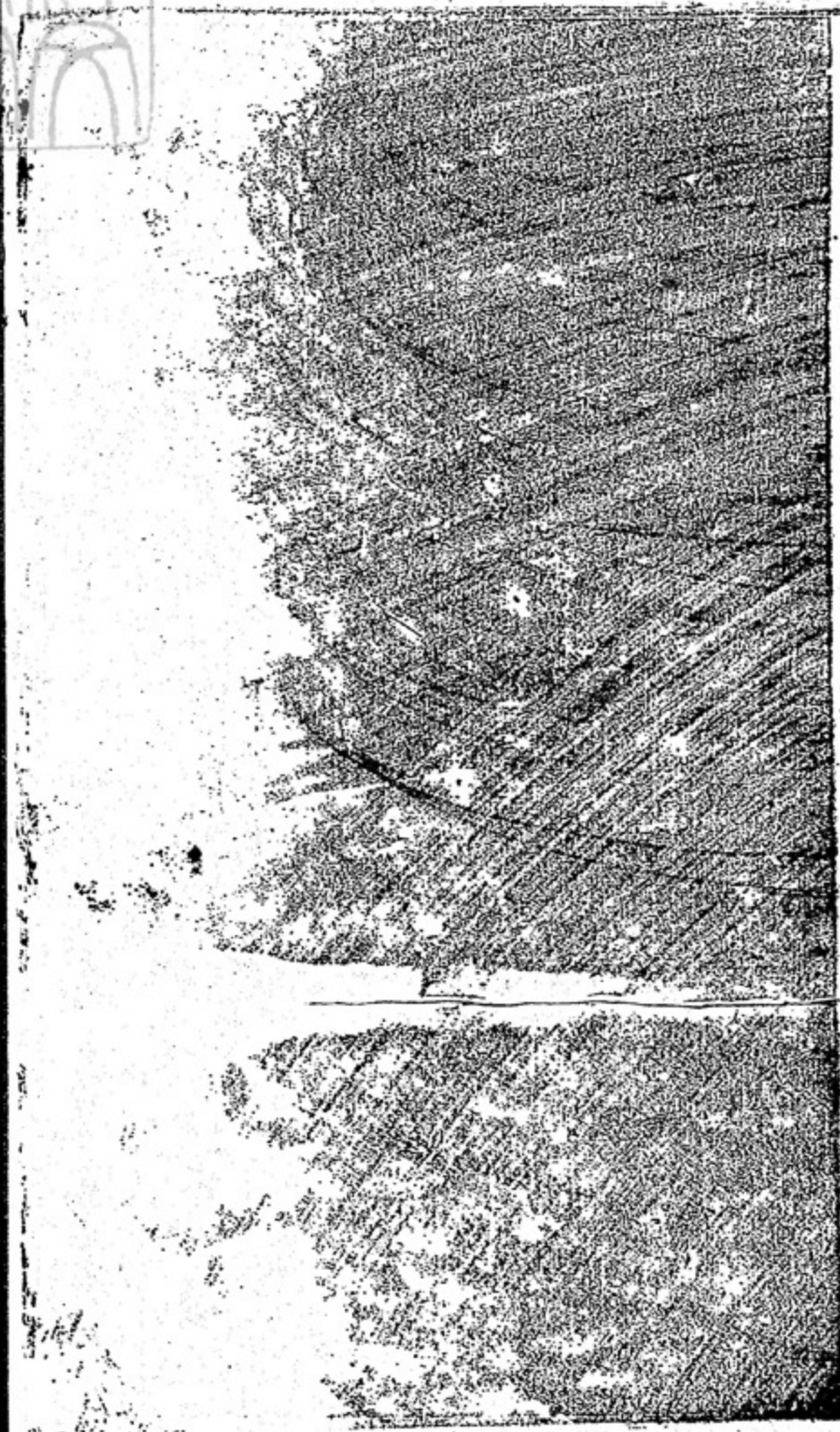
濟慙懼不知所答濟還京本覲去上怒不聽歸其年十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復幾征北何當至此宏歎息良久曰年內何必還在京以沈懷遠爲長流參軍每夕輒開便門爲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明年正月荊州事方行二月濟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道育事發明旦濟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卽加詰問濟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濟泣涕謂曰汝始呪咀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

敗濟奮衣而去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劾入殺之日濟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濟白臺內叫呼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濟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濟未得劾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濟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守石頭兵士一千餘人俄而劾遣張超之馳馬召濟濟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濟濟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諫

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濟曰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旣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濟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救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請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濟書所云尼卽嚴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

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夫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旣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質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

宗室一至于此劭濬及劭四子偉之迪之彬之其一
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
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
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
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濬妻
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
於誅其餘子女妾媵悉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
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
至合殿故基正於御牀之所為亂兵所殺割腸剗心
齧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
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
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
住齋汗渚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
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



後魏拓跋紹

拓跋紹道武帝子性兇狠儉悖好劍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常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上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惟陰乎公元



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克克人懷異志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闔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齧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卽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紹終致大逆焉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羗死後藥數動發至此愈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愈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

左右不可信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對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便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歐擊死者皆陳大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廢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幸過災年當更清整之耳秋七月慕容氏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叛賜死十月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於天

安殿

唐李建成

李建成高祖長子也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耽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召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引兵畧定西河從平京師唐國建立爲世子高祖受禪立爲太子詔率將軍桑顯和擊司竹羣盜平之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接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又以李綱鄭善果爲宮官叅謀議

稽胡劉仙成寇邊詔建成進討遇之鄜州斬虜千計引渠長悉官之使還招羣胡仙成與其渠降建成畏其衆詒欲城州縣者使降胡操築陰勒兵殺六千人仙成奔梁師都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縱之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爲太子勢危甚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說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夷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俊英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黑闥敗洛水建成問徵

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今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旣而黑闥復振盧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賞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櫛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旣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帝晚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官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

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爲
兄弟請官秦王已封祭薄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
曹怨之會爲陝東道行臺有詔屬內得專處決王以
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
田詔至通神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
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耶
他日謂裴寂曰兒久與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
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摔
歐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
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王自

辯曉訖不置繇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
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爲
建成游說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輒
悲泣正爲嗔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
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
遂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
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
篡奪帝寔不悅初帝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元吉居
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
人禮由是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內外懼

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爲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華陰楊文幹素凶詖建成昵之使爲慶州總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爲變時帝幸仁智宮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照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安危之計決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將余朱煥校尉橋公山齋甲遺文幹趣與兵煥等懼至幽鄉白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穎驛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卽

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暮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詔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暮勸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損車服往謝罪乃詣行在所未至屏宮屬徑入謁叩頭請死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帝怒夜囚幕中使兵衛守會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宮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豎子耳宮司當卽禽之就使假刻漏之火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寧連建成恐應者衆爾且行還吾以爾爲太子吾不能効隋文帝誅殺骨肉使建成三蜀蜀地狹不足爲變若不能

事汝取之易也秦王率眾趣寧州文幹為其下所殺以其言降執宇文穎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內嬖更為建成請去德彛亦陰說帝由是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元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建成等召秦王夜晏毒酒而進之王暴疾略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母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讓故成爾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鬪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

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遞過諸子况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陽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温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因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

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
使還洛陽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已
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
書招之曰願回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
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
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
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
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
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
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

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
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
元吉乃譖敬德於上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
免又譖左一馬軍摠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
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
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
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
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
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侯車騎
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

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
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
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
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
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
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
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
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
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
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

今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
之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
聞護軍薛寶嘗謂齊王曰大上之名合之成唐字大
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
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
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
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狗匹夫之節忘社稷之
計乎世民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見之取龜投
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

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已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克建德報讐臣今枉死永違君親

魂歸地下實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卽蹶馬東歸官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能發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絀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

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
翊衛將軍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
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
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
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
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
晚也君弘不從大呼而進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
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上大懼尉遲敬德持
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
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

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
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
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將
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
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
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
重其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
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
善此吾之宿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
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

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五子及元吉五子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旣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由是遂安其僧徒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詔東宮舊臣皆會帝於宜秋門哭之以子福爲後宇文穎者自李密所來降封化政郡公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耶穎無以對斬之



李元吉

李元吉高祖第四子也高祖兵已西留守太原帝授
 禪進王齊為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
 不舉侍媪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鷲好兵居邊久益
 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
 甚眾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怒命壯士拉死私
 諡慈訓夫人劉武周畧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
 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且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
 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滎民家府門不閉歆驟
 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

縱左右攘歛畜產為盡每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歸武周以五千騎屯黃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兵少彊之至則盡沒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賊急攻之遁還并州賊張甚元吉詔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銳士拒賊因齎寶物攜妻妾夜出委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

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踈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自是常令從秦王征討不復顯軍矣秦王圍東都竇建德來援王以

精騎逆戰留元吉屈突通守而世充易之輒出兵元
吉設伏劫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司空與
太子秦王得三鑪鑄錢累進司徒并州大都督時秦
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并圖之
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
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
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宮掖厚賂中
書令珂德彛使為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
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
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

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
鳩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
軍宇文寶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為
兄計於我何害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建成薦元吉
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等與行又藉秦府
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害秦王
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
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
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宴別伏壯士拉
之以暴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說帝付吾國吾以爾為

皇太弟叔寶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
 令王暉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
 若不正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
 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
 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
 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
 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秦王遲疑未決眾又曰大王
 以舜為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為子孝為
 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
 鱉之斃焉得為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
 得為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秦王由是定
 計死年二十四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諡後
 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三

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三



所藏書